

基层社区风险隐患排查与隐患治理的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

——以S市X区为例

王天凤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日

摘要

基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 是社会风险防控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环节, 是防范化解各类基层安全风险、遏制小微隐患演变为重大公共危机的关键节点。在风险社会背景下, 如何提升基层社区风险排查的精准性和应急隐患治理的有效性, 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长三角S市X区社区作为研究对象, 从韧性治理与前瞻性治理这两个角度切入, 重点考察了该区在网格重构、多元共治以及数智赋能等方面的具体做法, 在系统梳理社区日常风险排查、隐患整改及应急准备等工作的基础上, 发现当前基层风险治理长期存在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是排查工作呈现出零散化的特点, 二是隐患整改往往有头无尾、不了了之, 三是风险预判能力跟不上实际需求, 四是应急资源储备存在明显短板, 五是多元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 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对此, 文章结合基层操作实际, 逐一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

基层社区, 风险排查, 隐患治理, 网格化治理, 事前干预

Institutional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in Grassroots Community Risk Inspection and Hazard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X District, S City

Tianfeng Wang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August 2, 2026; accepted: August 26,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 2026

文章引用: 王天凤. 基层社区风险隐患排查与隐患治理的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J]. 服务科学和管理, 2026, 15(5): 950-957. DOI: 10.12677/ssem.2026.155110

Abstract

As the fundamental units of social governance, grassroots communities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part for so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They serve as a crucial juncture in identifying and mitigating local safety risks before minor hazards escalate into major public cris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isk society, enhancing the precision of community-based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hazard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in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aking communities in District X of City 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the empirical case, this study examines local governance practices through the analytical lenses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and anticipatory governance. Specifically, it investigate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grid-based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digital-intelligent empowerment. Based 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routine risk identification, hazard rectification,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the study identifies five persistent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in grassroots risk governance. First, risk identification remains fragmented and lacks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Second, hazard rectification is often inadequately implemented and fails to achieve sustained follow-up. Third, existing mechanisms for risk forecasting fall short of practical governance demands. Fourth, emergency resource reserves exhibit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both capacity and allocation. Fifth,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mong multiple governance actors remain underdeveloped. These challenges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collectively constr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ssroots risk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he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grounded in the practical realitie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 improv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for proactive risk prevention and hazard governance.

Keywords

Grassroots Communities, Risk Inspection, Hazard Governance, Grid-Based Management, Ex-Ante Interven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 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多, 公共卫生危机也时有发生, 加上生产安全事故和积累的社会矛盾, 这些风险正以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方式, 向城市的基层社区渗透。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末端, 不光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空间, 也承担了风险排查、隐患整治、安全宣传、前期预警和初步处置这些核心职能。因此, 社区的风险治理能力, 会直接影响到公共危机发生的概率和扩散的程度。当前, 国家层面已明确将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作为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方向。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中,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频繁爆发, 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重要环节, 其风险防控与应急治理功能日益凸显。相比于城市大型应急体系, 社区层面的风险多具有隐蔽性、零散性、长期性特征, 容易被忽视、容易反复反弹, 是公共危机防控的薄弱环节, 传统“事后处置”的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的要求, 推动基层社区应急治理向“事前干预”转型, 成为各地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之一^[1]。

S 市 X 区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 既是 S 市北部重要的城市拓展区, 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依然显著的过渡地带, 其下辖社区涵盖老旧小区、安置小区、新建商品房小区, 人口结构复杂、楼栋密集、基础设施新旧交替, 存在大量常态化基层安全风险。其中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消防设施老化、独居老人居家

风险、汛期积水隐患、流动人口管理风险、邻里矛盾纠纷等问题长期存在，若缺乏常态化、精细化的排查治理机制，极易由普通安全隐患升级为火灾、人员意外、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故等公共危机。

从公共危机管理的全过程视角来看，危机治理分为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恢复三个阶段，其中事前风险排查与隐患治理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危机治理手段。但当前多数基层社区仍存在“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预防”的惯性思维，风险排查流于形式、隐患整改闭环不严、风险预判能力不足、应急准备薄弱，导致基层风险治理碎片化、被动化。

基于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角度，这篇文章会聚焦到社区微观层面的风险治理场景，同时结合X区社区的真实情况，系统分析基层风险隐患治理的现实短板，找到问题背后的成因，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优化办法，目的是为基层社区风险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纵观国内现有研究，学界围绕社区应急治理、风险排查、韧性社区建设等议题开展了大量探索，吴新辉等学者聚焦突发公共事件前瞻性治理，强调预防为先、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2]；沈一兵从三维视角解读城市社区重大公共危机应对逻辑，提出常态化应急与非常态化应急的适时切换的应急体系建设路径[3]；石晋昕等人结合基层治理案例，分析了街镇、居委会、居民分层联动的运行机理[4]，这些研究均为本文的分析框架搭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

1. 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社会运行过程中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公共事件、社会矛盾、秩序混乱的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基层社区社会风险主要包含消防安全风险、人居安全风险、特殊人群风险、治安风险、自然灾害风险、舆情矛盾风险等，是诱发基层公共危机的源头因素。

2. 风险排查

风险排查就是对可能引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那些潜在危害因素，进行系统性的识别、检测和评估。放到基层社区的场景里，风险排查的对象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消防安全隐患，比如消防通道被堵住了、灭火器材失效了、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之类的情况；二是建筑与设施的安全隐患，像是房屋结构老化、电梯运行不正常、外墙有脱落风险这些问题；三是公共卫生风险，例如病媒生物滋生、垃圾没有按规定堆放；四是社会治安风险，比如群租房管理失控、重点人员处于脱管状态；五是自然灾害风险，像是低洼容易积水的地方、危树有倒伏隐患等。

3. 社区风险隐患治理

社区风险隐患治理是基层危机前置管理的核心内容，指社区通过常态化排查、动态监测、隐患整改、风险宣教、应急储备等方式，从源头化解各类微小风险，阻断风险升级为公共危机的治理行为。

2.2. 理论基础

1. 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风险呈现出叠加、复杂和隐蔽的特点[5]，而基层社区正好是这些风险集中汇聚的地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种粗放又被动的传统管理方式，已经很难满足常态化风险防控的要求，所以建立一套能够主动识别并且有效管控潜在风险的治理机制，就成了眼下非常紧迫的事情。这也是这篇文章选择从社区层面切入、去讨论风险隐患治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2.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

该理论将公共危机划分为酝酿、爆发、扩散、恢复四个阶段，其中在酝酿阶段进行源头治理的话，

成本是最低的,效果也是最好的[6]。目前基层治理普遍存在一种误区,就是“重处置、轻预防”,而这篇论文聚焦到社区的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治上,正是基于这个理论,把治理的关口向前移动,从根源上阻止小风险慢慢演变成大危机。

3. 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指出,政府、社区、物业及居民等多元主体应通过资源整合与联动协作,共同承担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7]。但在当前的社区风险治理中,各主体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彼此协同不足。对于基层社区风险治理而言,协同治理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四个关键支撑:一是清晰的权责边界,即各主体的职责、任务与责任明确划分,避免责任虚化与推诿;二是互通的资源共享,尤其是信息、人力、物资等资源的顺畅流通,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三是稳定的互信关系,即主体间形成稳定的协作预期,减少沟通成本与执行阻力;四是有效的激励约束,即通过考核、奖惩等制度引导主体主动履职、持续参与。本文将以上述四个方面为内在分析线索,嵌入X区的实践案例中,分析其治理模式的运行逻辑与深层困境。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案例选择依据

本文选取长三角S市X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量:第一,X区位于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城乡过渡地带,社区类型覆盖老旧小区、动迁安置小区、商品住宅、产业园区、沿街商圈等多元形态,既存在基础设施老化、人口结构复杂等老城社区共性问题,也面临新城建设、业态更新带来的新型风险,基层风险类型全面、治理场景丰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第二,X区近年来在网格化治理重构、多元共治模式创新及数智赋能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探索,同时也保留了基层风险治理的共性痛点,既具备可总结的实践经验,也存在可深挖的制度困境,符合单案例深度研究的适配性要求。

3.2. 研究方法

1. 半结构化访谈

2025年3月至2026年1月期间,对X区下辖的B社区、F村、G社区、Y社区等8个社区(村)开展了实地调研,累计进行深度访谈21人次。访谈对象包括:社区书记/主任3人、社区安全条线工作人员6人、专职网格员6人、物业工作人员3人、居民代表3人。访谈围绕社区风险排查流程、隐患整改责任划分、多主体协作机制、数字化工具使用痛点、居民参与现状等核心问题展开,单次访谈时长30~60分钟,全部访谈内容经转录整理形成约8万字访谈记录,为研究提供一手经验资料。

2. 参与式观察

调研期间跟随社区网格员开展日常风险巡查、联合排查行动共12次,参与楼道杂物整治、消防设施检查、汛期隐患排查、安全宣传进社区等工作,记录风险排查的工作流程、多方协作的现场互动以及隐患整改的实际效果。

3. 文本分析法

收集2022~2025年X区发布的与基层社区风险治理相关的政策文件、工作方案、年度总结等内部资料。此外,通过X区政府官网、政务公开平台、官方民生通报等公开渠道获取区域治理统计数据、公共服务工作报告等资料,与一手访谈、内部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保障数据真实性与结论稳健性。

4. X区社区风险隐患治理的工作现状

4.1. 网格化治理重构:从“交叉网”到“物理划网、功能设格”

该区基层治理的困境,最初集中体现为网格交叉、权责模糊这一普遍痛点。过去有民政、公安、城

管、市监等十多个部门在基层各自织出了自己的网，于是那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就变成了“上面千张网、下面一个格”的样子，网格员身兼多份职责，既成了数据采集员又成了报表填写员，这把真正用于走访和服务群众的时间严重压缩掉了。这种“交叉网、交织网、重叠网”的局面既分散了治理资源，也导致责任主体模糊、响应效率低下。

以此为突破口，X区启动了一场以“减法”破题的网格重构。其核心原则是“物理划网、功能设格”：全区被科学划分为村区、小区、园区、商区、厂区、街区等十类基础治理单元，每个单元规模适度、边界清晰。在清晰的物理网格内，再按其主要功能、风险特点和实际需求“以事设格”——小区网格聚焦邻里调解、物业服务、“一老一小”关爱；厂区网格聚焦安全生产、消防管理、劳资纠纷预警；街区网格聚焦风险排查、商户服务、新就业群体联系。通过这一重构，从制度层面厘清了不同网格、不同主体的职责边界，破解了以往多部门网格重叠、责任虚化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社区将物业公司、网格员、社区志愿者等力量统筹起来，联合派出所、消防等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排查，有效提升了基层风险排查的整体效能。

4.2. 多元共治的协同模式创新

在网格边界清晰的基础上，该区着力推动多元主体融入风险治理过程，逐步构建社区统筹、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在社区层面，B社区推行网格联动机制，组织网格员和社区骨干排查居民楼和商铺的消防设施与电气线路；F村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由网格员深入企业车间排查安全隐患，社区志愿者结合实际案例向员工普及安全知识。

在区级层面，该区还以区镇两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核心枢纽，构建起了覆盖全域的矛盾化解与风险防控体系。目前，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已经集成了27家职能部门、28个专业机构、7个大调委会、19名专职调解员还有6家社会化调解组织，形成“一核多元”协同治理新格局。2025年上半年，全区线下受理2.84万件矛盾纠纷，办结2.67万件，办结率93.8%，群众安全感达到99.2%。

4.3. 数智赋能的智慧化风险防控

该区积极推动社区“智治”，依托各类社区智慧化信息平台，运用数字化思维提升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效能。在G社区，作为典型的动迁安置小区，社区创建了以“数字治理平台”为智慧大脑、“社区合伙人”为核心力量的协同治理模式，搭建了基于人、房、事件三维立体数据底座的智慧社区新生态治理平台，为每位社区居民设立“居民社区档案”。Y社区则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小区，借助大数据建立“居民社区档案”，老年人通过大数据平台即可申报生活难题，信息实时直达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客户端。

该区还通过整合45个多元化民意诉求渠道，打造跨系统协同的“社情民意一件事”智慧治理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时识别高频、关联诉求，实现智能识别与动态监测预警。2025年共上报处置关键领域工单11万余件。

数字化建设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信息分散的局面，为风险的动态监测、快速响应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更高水平的协同治理提供了资源基础。

5. 基层社区风险隐患治理存在的核心短板

5.1. 风险治理重心偏后，前置预防意识薄弱

从危机生命周期来看，当前社区治理会表现出一种事后处置优先、事前预防滞后的倾向。社区风险排查多受行政周期与考核指标约束，具有被动、零散的特点[8]。每逢重大节庆或者敏感时段，社区就会集中搞一次安全隐患的大检查，这类运动式治理虽然能在短期内把部分隐患的数量降下来，但很难做到持续的风险监测。社区的日常工作仍然以整改已发问题和应对突发事件为主，对潜伏性、苗头性以及微

小型早期风险的关注明显不够。

从协同治理的激励机制维度来看，这一问题的深层成因在于：当前考核体系以“处置率”“办结率”等事后指标为核心，对事前排查的发现数量、预警时效等过程性指标缺乏有效激励，“多查多错、少查少错”的隐性逻辑抑制了主体主动排查的积极性。

5.2. 风险排查碎片化，存在盲区与疏漏

当前社区风险排查多依赖网格员单人巡查，排查方式较为粗放，缺乏系统性、全覆盖的风险筛查体系。一是排查内容碎片化，多聚焦看得见的消防隐患，忽视独居老人风险、家庭矛盾风险、流动人口风险、设施老化等隐性风险；二是排查时段单一，多为日间巡查，夜间违规充电、楼道堆物反弹等问题难以发现；三是排查标准不统一，存在凭经验排查、漏排查、走过场等问题，导致风险隐患无法全面清零。

碎片化排查的根源在于权责分配的模糊性。访谈中多位网格员反映，对于“该查什么、查到什么程度”，缺乏明确指引。网格虽按功能重新划分，但配套的职责清单和操作标准尚未同步细化，组织层面的调整未能转化为日常规范。

5.3. 信息壁垒突出，制约风险预警与隐患研判的精准性

从风险社会理论和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基层风险治理的关键在于对风险信息的全面感知与动态研判。当前社区风险信息仍受碎片化与条块分割问题的制约。消防、民政、应急、城管等条线的隐患数据、特殊人群信息及设施安全数据分属不同平台，彼此无法共享。网格员因此难以全面掌握辖区风险态势，更不用说构建系统性的风险认知体系。此外，眼下排查隐患的手段还停留在人工记录和纸质台账上，缺少能实现数字化、动态监测的工具，很难摸清风险的演变趋势和反复规律，预警滞后，研判失准。

信息壁垒实质上是信任关系缺失的制度化表现。各职能部门将数据视为“部门所有”的资源，担心数据共享后可能带来的责任风险或考核压力，加之缺乏制度化的信任保障和明确的责任界定，跨部门信息流通受阻。

5.4. 隐患整改闭环不严，风险反弹率高

基层风险治理当中，一个常见问题就是排查做得多、整改抓得少、后续巩固也弱。有些隐患整改只是临时清一清、暂时规范一下，未建立起一套能长期管用的机制。好比楼道堆物，清理完过不了多久又会重新堆起来；飞线充电整治了一轮，没过几天又冒出来；消防设施的问题也经常一拖再拖，整改不到位。整改之后缺少复查、跟踪和问责，闭环链条断裂，同类风险反复出现，隐患长期存在。

闭环不严反映权责与激励的双重失灵。权责方面，多主体参与但牵头主体、执行标准与完成时限均不明确，责任虚化；激励方面，考核偏重排查数量与整改率，缺乏对整改质量和长效效果的追溯，“回头看”沦为无人过问的虚置环节。

5.5. 多元主体联动不足，风险治理力量单一

社区风险治理原本应当是一个多方协同参与的体系，这里面包括社区、物业、业委会、居民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可现实当中，基层风险防控主要还是靠网格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在撑着，物业履职不到位，居民参与度也偏低，部门之间的联动又不够及时。物业的日常巡查常常流于形式，居民的风险意识比较薄弱、主动参与的不多，多数人觉得风险防控是政府和社区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这样一来，基层风险治理的力量就显得单薄，很难真正形成一种全方位、常态化的防控格局。

这是协同治理信任、权责、激励三个核心变量整体失灵的表现。物业缺乏履责的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居民缺乏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与回报预期，职能部门缺乏下沉社区的常态化机制。三个变量相互强化，

形成“低信任－权责模糊－激励不足”的恶性循环。

5.6. 风险宣教实效性弱，源头防控基础薄弱

社区风险宣传多以张贴通知、群发链接、口号式宣传为主，形式单一、内容笼统，针对性、实效性不足。居民对居家安全、消防隐患、应急避险、灾害防范的认知不足，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弱，人为性安全隐患频发。居民作为风险防控的主体，主动避险、主动整改、主动上报隐患的意识不足，导致基层风险源头治理难度大。

6. 公共危机管理视角下社区风险治理优化策略

6.1. 转变治理思维，构建危机前置防控体系

立足公共危机全周期管理理念，彻底转变“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预防”的传统思维，将治理重心全面前移至风险排查、隐患预判、源头治理[9]。建立社区风险常态化研判机制，可以在街镇层面整合应急管理、消防救援、气象、水务等部门的涉社区数据，构建面向社区的风险态势感知平台，通过数据关联分析识别辖区内的系统性风险热点。社区自身则应建立“日常巡查＋专项排查＋重点监控”的差异化风险排查机制，对老旧小区、高层建筑、地下空间、沿街商铺等高风险区域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将风险排查的频次与深度与风险等级挂钩。此外，应当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社区安全评估，弥补社区自身专业能力的不足，形成“行政力量主导、专业力量支撑、社会力量参与”的复合排查格局。

6.2. 优化网格治理，实现风险全覆盖、无盲区

网格是基层风险排查的基本单元，网格治理体系的优化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逻辑起点。该区可在“物理划网、功能设格”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各类网格的职责清单和任务标准，构建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的风险排查体系，制定社区风险排查清单，细化消防、居家、设施、人群、治安、汛期六大类排查内容，明确排查点位、排查频次、排查标准。实行“日间常规巡查＋夜间重点抽查＋专项集中排查”相结合的模式，补齐夜间监管盲区。针对不同类型的网格，风险排查的重点有所差别：小区网格需要把消防设施、电动自行车充电、燃气使用这些常见隐患梳理出来，形成一套常态化排查的清单；厂区网格则要聚焦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以及重大风险源的管控；街区网格则要加强对社会面小场所的动态监管。

6.3. 打破信息壁垒，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风险预警与研判能力

从多元协同治理来看，各个职能部门手里的风险数据应该整合到一起，在社区层面建起一个一体化的风险信息数据库。消防隐患、设施安全、特殊人群情况、汛期风险这些内容，都可以放进同一个平台里，实现一次采集、动态更新和多方共享。同时，引入数字化风险治理手段，依托智慧网格系统、物联网监测设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设施老化、积水隐患等高频风险点位进行动态监测、自动预警，形成风险台账、隐患地图，实现对高风险点位的精准盯防和趋势研判，提升风险预警的及时性与精准性。

6.4. 完善闭环机制，杜绝风险隐患反弹复发

建立“排查登记－现场劝导－限期整改－跟踪督办－复查销号－长效盯防”的完整闭环管理机制。具体而言，对一般性隐患当场整改、当场销号；对疑难隐患、反复性隐患建立专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员，联动物业、街道职能部门联合整治；对已整改完成的隐患开展常态化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通过严格的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彻底、风险清零到位，阻断风险累积升级。

6.5. 强化多元联动，构建协同风险治理格局

依托多元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社区统筹、网格落实、物业主责、居民参与、部门支撑的多元联动体系。压实物业日常安全巡查、设施维护、隐患整治主体责任，将风险治理成效纳入物业考核；积极发动志愿者、楼栋长、热心居民参与隐患排查、宣传劝导，补充基层防控力量；建立街道、社区、职能部门快速联动机制，针对复杂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快速处置，形成治理合力，破解基层单人治理力量不足的难题。

6.6. 创新宣教方式，夯实基层风险防控群众基础

改变传统口号式宣传模式，开展针对性、场景化、接地气的风险安全教育。针对老年人、租户、青少年等不同群体分类开展专项宣教，聚焦飞线充电、楼道堆物、居家用火用电、汛期避险等高频风险点开展案例警示、入户宣讲、现场教学。同时鼓励居民主动上报身边隐患，建立隐患上报激励机制，提升居民主动参与风险治理的积极性，从源头减少人为风险，筑牢基层公共安全第一道防线。

7. 结论

基层社区的风险排查与应急隐患治理，既关系到公共安全的基础保障，也折射出基层治理能力的实际水平。X 区在网格重构、多元共治及数智赋能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系统性探索。但面对风险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如何进一步提升社区风险治理能力，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的现实问题。

基层社区风险隐患治理是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前置核心环节，是防范化解基层公共安全危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程。当前社区风险治理仍存在前置预防不足、排查精细化不够、闭环整改不严、多元联动薄弱、群众基础不足等问题，导致基层小微风险长期累积，存在诱发公共危机的潜在隐患。展望未来，应在风险防范的前瞻性预警上下功夫，在隐患治理的系统性闭环上求突破，在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参与上促融合，在数智技术的精准性赋能上求实效，使基层社区真正成为风险感知的敏锐触点和应急管理的坚实基础，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杨青春, 王军, 顾燕. 常州: 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干预”转变[N]. 人民公安报, 2024-08-15(008).
- [2] 吴新辉, 李璐, 商露元. 突发公共事件前瞻性治理的内涵及实现路径[J]. 行政科学论坛, 2025, 12(9): 43-47.
- [3] 沈一兵. 城市社区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三维审视[J]. 理论探索, 2025(3): 91-99.
- [4] 石晋昕, 董幼鸿. 公共危机下城市基层治理分层联动的逻辑与机理研究——以 S 市 X 居民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实践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25, 41(2): 133-144.
- [5] 乌尔利希·贝克. 风险社会[M]. 张文杰,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15.
- [6] 崔鹏, 张巍, 何毅, 等.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及政府应对能力研究[J]. 现代情报, 2018, 38(2): 75-83+95.
- [7] 梅婷.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数字政府建设研究[N]. 贵州民族报, 2025-07-17(B03).
- [8] 胡艳蕾, 梁丽霞. 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制度韧性及其治理逻辑[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10): 146-154.
- [9] 王其宏. 当前基层安全生产和消防治理工作困境与系统化对策研究[J]. 劳动保护, 2026(1): 44-45.